

最新邦德小说

自由裁决

CARTE
BLANCHE

Jeffery Deaver

007

〔美〕杰弗里·迪弗 著
姚向辉 译



〔美〕杰弗里·迪弗 著
姚向辉 译

自由裁决

CARTE
BLANCHE
Jeffery Deaver

007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ARTE BLANCHE by Jeffery Deaver
Copyright © Ian Fleming Publications Ltd 2012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8-2012-35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由裁决 / (美) 迪弗 (Deaver, J.) 著; 姚向辉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8

书名原文: Carte Blanche

ISBN 978-7-5404-5723-5

I. ①自… II. ①迪…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9270 号

自由裁决

[美] 杰弗里·迪弗 著 姚向辉 译

出版人	刘清华
出品人	陈 昱
责任编辑	傅 伊
封面设计	蔡南升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三环一段 508 号 410014)
网 址	www.hnwy.com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3 室 200020)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22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04-5723-5
定 价	35.00 元

版权专有，未经本社许可，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731-87878880

献给伊恩·弗莱明
他告诉我们，
我们仍然可以相信英雄

这是一部虚构作品，但为了读来可信，我引用了真实地名、几位著名历史人物的姓名和数个知名商标，例如奥迪、宾利、大陆、iPhone、梅赛德斯、玛莎拉蒂和奥克利。除了少数几个之外，书中提到的情报机构也都是真实存在的。与此相反，所有角色、其所属公司和书中描述的行为则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杰·迪

我们需要一个新机构，协调、策划、控制和帮助被压迫国家的民众……成员必须拥有严格的保密能力和一定程度的狂热情绪，愿意和不同国籍的人合作，而且在政治上完全靠得住。依我来看，这个组织必须完全独立于陆军部。

——财政大臣休·达尔顿

讲述二战期间英国特别行动处间谍和破坏小组的成立始末

目 录

001	星期日	红色多瑙河
027	星期一	拾荒者
107	星期二	沙中之死
179	星期三	屠场
255	星期四	湮灭区
319	星期五	下炼狱

星期日

红色多瑙河

塞尔维亚铁路公司的柴油车头里，司机的手放在“死人”开关¹的拉杆上，这段从贝尔格莱德向北通往诺维萨德的铁路一如既往地让他激动不已。

这曾是著名的阿尔贝格东方快车的路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阿尔贝格东方快车从希腊出发，途经贝尔格莱德后一路向北。当然了，他开的不是闪闪发亮的“太平洋 231”蒸汽火车头，拖的不是红木和黄铜打造的优雅餐车、套房和卧铺车厢，也没有奢华和期待的气氛熏得乘客飘飘欲仙。他驾驶的是破旧的美国车头，拉着一串多少还算结实的车厢，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满了寻常货物。

即便如此，这段旅程带来的景象还是让他沉醉在历史激发的兴奋感之中，特别是当列车接近那条河流的时候——这条河流属于他。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有所不安。

发往布达佩斯的这些车厢装载着煤块、金属碎块、消费品和木材，但其中有一节车厢让他分外忧心。这节车厢放满了桶装的 M IC——异氰酸甲酯——将在匈牙利用于橡胶制造。

司机是个圆滚滚的光头男人，戴着一顶旧帽子，身穿油渍斑斑的工作服。他的主管和塞尔维亚运输安全与健康监察部的几个白痴为他详细

¹ “死人”开关（dead-man）：铁路安全装置，每隔一段时间需要驾驶员改变姿势去操作，否则列车便会紧急停止或改由控制中心控制，以维护运行安全。

解释了这些化学品有多致命。几十年前，正是这种物质在印度博帕尔害死了八千人，起因是当地的制造工厂泄漏数日。

他理解这些货物的危险性，但身为一名老铁路员工和工会成员，他不得不多问一句：“对于我这趟跑布达佩斯特，你们的话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头儿和那几个官僚用官气十足的眼神面面相觑，哑然片刻后，只挤出一句“反正格外当心就是了”。

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的灯光在远方渐渐连成一片，暮色渐浓，前方的多瑙河宛如一道淡色条带。这条河流在历史和音乐中闻名遐迩，其实却颜色棕黄，平淡无奇，是驳船和油轮的家园，并没有烛光点点、成群恋人和维也纳乐队伴奏的游船——至少这儿没有。然而，她仍旧是多瑙河，仍旧是壮丽巴尔干的象征，开着列车过桥时，这位司机永远抬头挺胸。

他的河流……

借着通用电气车头的大灯灯光，他隔着污渍点点的挡风玻璃仔细查看前方的铁轨。没什么值得担心的。

拉杆共有八档，一档最低，现在挂在五档上。他拉回三档，让列车放慢速度，准备进入一系列的弯道。通往牵引电动机的电压降低，四千马力的引擎缓和下来。

列车进入上桥前的直道，司机挂回五档，然后顶上六档。引擎的脉动声变得又急又响，后面传来一连串尖锐的金属碰撞声。司机很清楚，那不过是车厢之间的连接器在抗拒加速度而已，这种小小杂音他在工作中已经听过了成千上万次。但想象力却告诉他，噪音来自三号车厢，是致命化学品的金属容器在互相推搡，威胁着要喷吐毒液。

胡说八道，他告诉自己，集中精神保持速度恒定。接着，他拉响汽笛，不为什么原因，只是想纾解心情。

山顶上，一个男人躺在遮蔽身影的草丛之中，他面相严肃，举止如同猎手。他听见几英里外传来汽笛声。眼神一动，他分辨出了汽笛声的来源：一列火车从南面驶来。十到十五分钟后，火车将经过这里。结果未明的行动即将展开，不知是否会受到它的影响。

他稍微改变了一下姿势，透过单孔夜视镜端详柴油车头和它拖拽的长长一列车厢。

詹姆斯·邦德判断，这列火车对他和他的计划无足轻重，便把夜视镜重新对准那所水疗馆及旅馆的餐厅，再次隔着窗玻璃找到他的目标。这幢巨大的建筑物久经风霜，黄色灰泥外墙，棕色镶边装饰。从停车场上的红旗和菲亚特轿车来看，这里显然很受本地人的欢迎。

八点四十，周日的夜空晴朗，这地方离诺维萨德不远，潘诺尼亚平原在诺维萨德附近抬升，所形成的地貌在塞尔维亚人口中叫“山地”，但邦德觉得选择这个词语不过是为了吸引游客罢了；邦德酷爱滑雪，在他眼中，这里的隆起只能称之为丘陵而已。五月的空气又干又凉，附近安静得仿佛殡仪馆的停尸间。

邦德又挪了挪位置。他三十多岁，身高六英尺，体重一百七十磅，黑发侧分，有一缕耷拉下来盖住了一只眼睛，右脸上有一道三英寸长的伤疤。

今晚他的着装颇为用心：身穿美国 5.11 公司¹ 的深绿色上衣和防水裤，这是市场上最优秀的战术服装；脚上的旧皮靴专为追击制造，能在战斗中保证下盘稳固。

夜幕降临，北方的灯光越来越亮：那是历史悠久的诺维萨德。尽管现在生机勃勃，魅力十足，但邦德知道这座城市有着黑暗的过往。匈牙利人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市民，把尸体扔进冰冷的多瑙河，诺维萨德从此成为游击抵抗组织的熔炉。今晚邦德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正是为了阻止另一场恐怖事件，虽与当年的惨剧在性质上或有不同，但在量级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昨天，也就是星期六，一起警报搅得英国情报界顿生波澜。切尔滕纳姆的国家通信情报局解译出了一条电子密信，预示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即将发生恐怖袭击。

在诺亚办公室会面，确认二十号星期五晚间事件，预估初步伤亡数千人，英国利益将有不良影响，讨论了资产转移。

不久以后，政府的窃听器又破译了第二条短信的部分内容，还是发送自同一部手机，使用的加密算法也相同，但收信号码不同。

周日晚八点在诺维萨德城外罗什蒂餐厅碰头，本人身高六英尺多，爱尔兰口音。

接着，这位爱尔兰人——他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给自己定下了绰号，尽管并非出自本心——摧毁了手机，或者抽掉了电池，短信的接收方也

¹ 美国老牌户外服装制造商，名称来自登山的最高难度级别。

一样。

危机管理组织 COBRA¹ 的成员和联合情报委员会在伦敦开会直到深夜，评估“二十号事件”的危险性，事件得名于星期五的日期。

此次威胁的起源和性质缺乏可靠情报，但军情六处认为它来自阿富汗部落地区，基地组织及其党羽正在那里收买欧洲各国的西方间谍。身在喀布尔的六处探员投入最大力量，想方设法了解内情。另外，塞尔维亚方面也必须有人前去追查。昨天晚上十点，这些事情的触手终于伸出来抓住了邦德，当时他正在查令十字街边小巷里的一家高级餐厅里，对面那位美丽女士没完没了地描述着她这个怀才不遇的画家的人生际遇，事情逐渐变得乏味起来。这时，邦德的手机收到了如下短信：

连夜行动，致电长官。

“连夜行动”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收到短信都必须立刻报到。“致电长官”让邦德欣喜不已地提前结束了约会，很快就踏上前往塞尔维亚的征途。邦德得到的二级预案命令授权他找到爱尔兰人，安放无线跟踪或其他监视装置并跟踪对方。如果结果证明以上目标难以实现，那么命令授权邦德可对爱尔兰人施以特别处置，绑架此人返回英格兰，或者送往欧洲大陆的某个秘密监狱严加盘查。

就这样，邦德现在躺在白水仙丛中，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种美丽但有毒的春季花卉的叶片。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罗什蒂餐厅的前窗，窗户的另外一边，爱尔兰人几乎没有碰过面前的食物，和同伴谈得正起劲，那名同伴身份不明，但从外表看是斯拉夫人。当地联络人也许出于谨慎，把车停在了其他地方，徒步走进餐厅，因此没有牌照可供查询。

¹ COBRA (Cabinet Office Briefing Room A)：内阁简报 A 室的简写，指英国政府内部在国内外危机发生时组织起的应对委员会。

爱尔兰人就没有这么胆怯了。他在四十分钟前开着一辆低档梅赛德斯轿车抵达餐厅。车牌的查询结果证明这辆车是今天用现金和假名字租下的，出示的英国驾照和护照均系伪造。他与邦德年龄相仿，也许稍长几岁，身高六英尺二，体态消瘦。他走进餐厅时步态难看，双脚外翻。他额头饱满，耷拉着一缕金发，高颧骨，倒梯形脸，四方下巴。

这家伙就是目标，这让邦德很满意。两小时前，他进过餐馆，要了杯咖啡，把窃听装置粘在了前门内侧。一个男人在约定时间抵达，用英语和侍者领班交谈——他说得很慢，声音响亮，外国人总这么和当地人说话。三十码之外的邦德通过电话上的应用程序听着，他觉得那明显是乌尔斯特中部的口音——最有可能的是贝尔法斯特或其附近地区。不幸的是，爱尔兰人和当地联络人的交谈位置超出了窃听器的覆盖范围。

邦德通过单孔夜视镜端详着他的对手，记下每一个细节——正如蒙克顿堡的教官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小线索能救命，小错误害死人。”他注意到爱尔兰人的举止非常精确，没有任何多余手势。他的伙伴画了张图，爱尔兰人用自动铅笔的橡皮头把那张纸拉过来，以免留下指纹。他的座位背对窗口，面对伙伴；邦德手机上的监视程序读不到两人的嘴唇。爱尔兰人有一次飞快转身，向外张望，像是第六感捕捉到了什么。那双淡色眼眸全无表情。过了一会儿，他扭过头去，继续面对显然不感兴趣的餐点。

食物现在看起来正在逐渐减少。邦德悄悄走下小丘，穿过云杉和松树林，树木间距很大，下层灌木显得没精打采的，四处点缀着一簇簇白花。他经过一块褪色的标牌，上面的塞尔维亚语、法语和英语文字让邦德有些好笑。

罗什蒂水疗馆与餐厅

本地区的治疗效力早有公论，是一致推荐的手术后康复圣地，

特别有助于呼吸系统的急慢性疾病预防，以及贫血症。

带标准酒吧

他回到整备地点，这里位于老旧的花园背后，靠近通往餐厅的车道，散发着机油、汽油和小便的气味。他的两名“同志”——这是邦德给他们安上的头衔——在此守候。

詹姆斯·邦德更喜欢单兵作战，但他制定的计划需要两名当地探员。他们隶属于 BIA，也就是塞尔维亚安全情报局，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个间谍机构。不过，这两个人却乔装打扮，穿的是诺维萨德警察制服，内务部的金色徽章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他们圆头宽脸，永远没有笑容，戴着海军蓝的有檐帽，头发剃得几乎露出了头皮。穿着同样是海军蓝的羊毛制服。一个年约四十，另一个大概二十五岁。尽管打扮得像是乡村警察，但他们都作好了战斗准备。他们带着贝雷塔重型手枪和大量弹药。借来的大众杰塔警车后座上，放着两柄绿色迷彩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一柄乌兹冲锋枪和一帆布包的杀伤手榴弹——威力强大的瑞士 HG85 型。

邦德转向年长的探员，刚要说话，却听见背后传来刺耳的拍打声。他猛地转身，伸手去拔沃尔特 PPS 手枪——却看见那个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正在向掌心拍打一盒香烟，曾经也吸烟的邦德一向觉得这个套路不但毫无必要，而且夸张得荒谬。

这家伙在想什么？

“安静，”他冷冰冰地悄声说，“收起来，别抽烟。”

那双黑眼睛泛起茫然的神情。“我的大哥，他出任务的时候一直抽烟。在塞尔维亚，抽烟比不抽烟看起来更普通。”开车来这里的路上，这个年轻人唠叨了一路他的大哥，他的大哥是一名资深特工，隶属于声名狼藉的特别行动部，这个部门表面上是个国家级的情报机构，但邦德知道

它实际上是个准军事的秘密行动组织。年轻探员不小心说过——也许是存心的，因为他说的時候充满自豪——他的大哥在和阿尔钦猛虎组织作斗争，那是个凶残的匪帮，曾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犯下累累暴行。

“也许在贝尔格莱德的街道上抽烟不会引人注意，”邦德低声说，“但现在这是战术行动。收起来。”

那名探员慢吞吞地服从了命令。他似乎想对搭档说些什么，但想想还是没有开口，也许是记起了邦德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有足够的了解。

邦德把视线转回餐厅，看见爱尔兰人往金属托盘上放了几个第纳尔——他当然不会使用会泄露踪迹的信用卡。爱尔兰人的伙伴正在穿外衣。

“好，是时候了。”邦德重述行动计划：他们驾警车跟踪爱尔兰人的梅赛德斯，驶出车道，开上公路，到距离餐厅一英里左右的地方，两名塞尔维亚探员截下梅赛德斯，说他这辆车符合诺维萨德一桩毒品案件的描述。他们要有礼貌地请爱尔兰人下车，给他戴上手铐，把他的手机、钱包和身份证件放在梅赛德斯的行李箱上，然后将他带到旁边，让他背对车辆坐下。

与此同时，邦德悄悄溜出警车后座，给证件拍照，尽可能下载手机里的内容，搜查笔记本电脑和行李，然后放置无线电跟踪设备。

到这个时候，爱尔兰人应该已经意识到这是敲诈勒索，会掏出一笔他觉得数目合适的贿赂。探员收钱后释放他，让他继续上路。

如果当地同伙和爱尔兰人一起离开餐厅，那么计划基本不变，只是行动对象变成了两个人而已。

“实话实说，我有九成把握他会相信你们，”邦德说。“但他如果不相信，和你们开始搏斗，千万记得无论如何也要留他一条性命。我需要他活着。让他惯用手的胳膊受伤就行，肘部附近，别太靠近肩膀。”